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任楫文

路史卷三十五

宋 羅泌 撰

發揮四

九合諸侯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爲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年伐鄭與

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一匡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而未始歃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于叔向曰齊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翳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隰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韓子曰賓胥無削縫隰朋純緣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平公問焉一云齊景公對曰凡為人臣猶

庖宰之于味也管仲斷割而隰朋敖煎之賔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强之臣何力之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桓之盛舉也而夫子以為仲之力者盖以為齊桓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故也嗟夫詩于衛存木瓜于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覇者之佐也匹之伊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當其解梏堂阜而致位乎上卿則綦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子華之計信曹沬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攘戎翟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燠不睇夫本之正者不竟夫末之厞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雅事然亦何補于焚溺哉晨門荷蓧不無用于世顧亦奚用于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

責歸馬放牛囹圄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捨桑麻衽氈毳棄五穀而噉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惕也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為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為史杞用夷禮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爪殿庭膜拜廊廡此何為者耶夫為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知可謂

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為僧奴百官僚隷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毁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為瑞而識者因以李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畧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謬至于天戒之事則黜不録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之説而没之邪唐武后為辟

懐義起功德之堂明堂比也其崇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凖之偉逾于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匿十數輩偽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庫飛烟突漢鐵律涇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捎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電有物類毬塊而赤轉于門譙簾網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又宛轉于佛閣之簾網之間亦

既周而火作既乃大霆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
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櫓檻者亦且燼矣詳觀歷代
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為之福矣蕭
倣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寶柱煥爛珠幰的皪
此敬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患生者也柰何愚俗不知
出此乃更崇侈至于菲葊薄養以爭趨而佞奉之金碧
翬飛過于王闕鎔金銷翠單困民用由此語之免禍幸
矣何福之為予憫夫世之士者為其誘惑流通而莫之

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為烱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大順之事亦微見唐志云

益為朕虞 佛氏戒

或曰墨氏兼愛何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平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已去難已平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既乎吾知墨者之無是也

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愛何從而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䕶螻蝗為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特妄婢傳娼修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螽乇蝗聚戸輙數萬孰不雞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雞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邇于庖厨而魚肉不及于廟閾
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
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
矣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麛卵士不隱塞
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
也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
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罛罶取

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禁罜罷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罝罘羅網畢翳之具俱不得出于九門之外豺不祭獸不以畋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摯不出畢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鷇不射宿不濫淵不巢覆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犢毋殺孩蟲毋食雛鼈鱗不尺不取鼠凡不朞不殺

不刳胎不髮䠷不成毛不登庖毋麛毋麑不卵不蹎蚳蝝蚳蝝各有常禁而物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落則斧斤不入乎山林毋槎毋蘖毋絶華萼不風不暴不以行火而恩被于動植矣此則先王愽愛之實也故曰虞氏之恩被于動植是真被于動植者也豈若彼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求帑藏空竭于是有司請損百官萶客廩食肉之三一歲終計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

五九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割是不過緩死爾責犯售肉饟羫還筵兹固有善于彼假之不已烏知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尤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為尤大夫世不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去之惟不能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中凡以其靡兵

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暾欲谷曰寺刹之法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衆置語毘伽曰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厥令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為其說輙威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焉者是非惜乎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黄帝之初志于求仙愛民而不戰于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而黄帝克自悔禍擇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復定夫以黄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

而況于不黄帝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中宗之偽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内充富奈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于是終天寳之末廣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昏昏虚妄之説于是禄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幾于不振黄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緇毳之流不足以應凶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徧于寰宇矣故凡言不殺者是必馴致于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禍所

以尤毒于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蔑威致寇棄師屻國之寃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其君臣而治絶其兵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而受佛者之毆皆以為佛道廣大而能兼愛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説之益將以廣其見

辨四皓

揚雄曰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代之所謂

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黄公三甪里先生四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善嫚士不至迨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葬于安陵太白所謂蕪没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令京兆藍田軹及上落商東嶺俱有祠廟或云為秦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圈公者園公也其本圈

姓而崔其所賛亦謂四皓為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為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公亦何自為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圈公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園公洽聞記作郭園公賛與仙傳拾遺又以為東園公甪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蠡而魏子作禄里是特音相假耳甪有音禄故禮大記録中康成謂當為禄顏達云聲相近顔野王切救字為所甪翻知昔人直作彔音世不能明妄有從刀從人之分頃太祖皇帝

問崔偓佺以李覺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云加夕對曰臣聞刀用為角一夕一人俱不成字此亦據陳留志李匡文辨之偓佺誤也　至綺里季之與夏黄公則畢文簡特以綺里季夏為一黄公為一葢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黄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甪里先生夏黄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黄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黄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禄里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内軹人則文簡之説正為失之往歳商於人有

得四皓神胙機者乃有綺里季與甪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為名益可知也神胙刻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機字正作圈而顔師古正俗引圈稱之自叙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為正抑復攷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庾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園公或云姓國名秉與軹人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里黃公為友秉庾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公本亦園者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

居夏里爰號夏里黃公姓崔諱而甪里先生則係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甪里亦其號爾淵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于黃伯思董逌繼見隸纂為不誤也三輔舊事玄惠帝為四皓作碑于隱所則知神胙機俱當時所刻者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廋辭云［風俗通云圈援也從國表聲令市語韋氏為圈家］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于人茍可
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棄之為嚳子明矣而諸
儒皆疑之以為契棄既皆堯弟堯在位百年則皆百餘
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乆有賢弟不能用至舜且未
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為國
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即按内傳史克之言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為高辛之
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頴達等以為稷契皆在其中謂

去聖遠信其言為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嚳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為嚳子亦不得為兄弟譙氏亦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帝嚳之子因謂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娀簡逖與宗婦三人同浴于川玄鳥遺卵而孕之則非嚳之妃不知浴川之妄予觀堯之繼摯也契棄既皆已用之矣傳稱堯以契為司徒棄為農師及得舜為司徒然後以契為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王充每言稷仕堯為司馬而伏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棄為田按田乃古農淮南子云堯之治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大田師乃按褚生叙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大農師也

有湯也命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傳記之説畧可見矣惟于書無聞爾夫書于堯最為粗畧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年所可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异鯀試舜數事而已及舜受禪則復以契為司徒棄為后稷又其官任皆出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況復推用皆在歴試之年則固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邺功兹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

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閟䆠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嚳劉向敘列女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閒翟乃謂有娀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嚳後十世之妃吹求微纇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邪曹植賛嫄狄云嚳有四妃子皆為王帝摯之崩堯承天綱鄭氏箋詩始疑于緯遂以姜嫄為嚳後十世之妃然注禮檀弓則又用帝系之文亦自異矣昔有娀氏有二女長曰東逖次曰建庇東逖為嚳

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嘗不及于嚳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貽一作貽古貽貽亦通故用楊震碑貽我三魚嘻繇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鄉非諸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夫以嫄翟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為佚女抑何從禋祀于禖宫哉

佚閑美也與妖同纖緯之言信亦繆戾如言五帝三皇皆有感而生然非感于郊則遇于野甚者越在夷獠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皇王之妃后而率彼曠野者又其所叙之迹皆有似淫奔之事斯所以為難信歟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貴詳于經乎彼其猜之予故辨之細

周世攷

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葢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叙

棄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閲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由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云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盖當周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仁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盖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

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邪匈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妄矣傳云太王亶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邰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璽有叔均既有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為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與是則世本史記所為信

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公劉也邪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得遽而盡之哉甚矣系牒之難理也

夢齡妄 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讖緯之言前哲多非之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壽烏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入才七年

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況復武王乃文王之次子則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其必不然一也外紀注文王十二而冠十三生伯邑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文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年伐紂乃武之三年十三年乃武之五年也克商二年而崩世紀紹運圖云武王七年蓋計大誓十三年之文自九年至十三年為五年也伯考乃文王之嫡孫也且以武王之崩成王方居襁褓豈有九十之年不見嗣息踰于衰耄而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于人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異此其必不然二也按攷周公襁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玄乃謂

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時成王年已十三居東二年王年十五公乃反而居攝七年致政成王年已二十有一皆妄也夫襁者不過一二歲子爾孰有年逾幼學而尚資褓者我公之歸成王年已志學豈復候公之攝七年哉真源賦云武王之崩太子始生是為成王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克商二年天下猶未定而遘厲虐疾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公于此時正患天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為三壇乞以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縢以俟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瘳然亦尋不起武王之崩成王才一二歲是以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理皆可以見者夫四國流言而公居東不知何載而去以為武後三年居東二年罪人既得于後不知幾年公乃為詩以貽王天大雷電王弁以啓金縢既執書以泣則亦既冠而達政理有不俟攝矣而反以為年十五而公始攝之首尾衡決其足信邪夫以金縢著少瘳之語者特以見公至誠之應而孔子存金縢之篇者所以表公之忠

爾王充不信金縢之事而反信九齡之說亦可謂觀濁水而迷清淵矣是皆理之所可充不必旁搜遠摭而後可知者也男子十六天壬至始有生育之理八十而數絶矣錢公輔語王安石云武王聖人八十尚無太子益繆按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罕得其實然則與汝三齡漢儒之妄斯可見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言之無質而必然者有聞之如實而必不然者矣故嘗言之武王之政皆非七八十翁之為然者意者文王之崩知武王位壽之不永而付之速集之託邪其云吾與汝三者豈非謂于吾沒之後與汝三年

而成之乎未可知也别有説徐鉉謂古無此𪗋字若有之武王不應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不準盜發魏安釐冢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外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至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繆繆奈何等語明引于戰國短長太子晉等事見于王符著論而少昊之証備于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吾之君歸采于周始有蒲壁以朝作

程典而今程典猶見其書豈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文尤爾雅非漢人所為也

魯用王者禮樂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知之矣智者不屑于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魯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宫而媵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俎用

梡嶡欝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篹爵用玉
戋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夫人
薦籩豆大夫賛君命婦賛夫人大雩帝夏禴冬蒸春祠
秋嘗而遂大蜡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崇坫出尊康圭疏
屏木鐸振朝玄輿和表納四夷之樂于太廟此何為者
邪求之先覺則皆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以廣魯于天下有人臣不能為之功則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兼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達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為孝者人子之所當為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為也是故事親若曾子而事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為忠子為孝豈有過外而臣子

所不能為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于天下而忠孝之等少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為分外于是始有冐數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為恠學士大夫習于亂說不果决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而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刋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雩帝郊天抑何典邪禘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為宜而不知其非矣

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孫之簀斃公而以王禮塟于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管仲齊侯之周公也而塟之不以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齗之以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旅泰山而禘僖祖厥有由矣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大夫有事省于其君而干祫及其高祖諸侯有事省于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周之公侯之地百里末造非太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

伯七十里此周公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衆之是自為法而自棄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于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越其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盖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為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盖亦謹于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盖平王以下固亦未之

悉爾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用之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自于兹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呂氏春秋以為桓王使史角往非也桓王立于隱公之四年蓋平王

云明堂位或者疑為戰國妄士僭君分謗之所為書其為言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夫桓公弑隱而自立矣共仲殺子般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從祀宣公丹楹刻桷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覿用幣則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莒獻俘用人亳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

賦用則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飽思厭索然後知非夫子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周公為解當時之臣葢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之意亦深矣岀游于觀固所以甚歎魯禮運禮器傳記之言豈岀

傖之囈語哉魚目猶疑宜攷信于大傳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星孛于東方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盛哉聖人之言也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由知有東周乎春秋之為書予既已知之矣始何為而書魯隱乎為東周而設也終何為而筆獲麟乎為東周而設也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于不臘平王之立周室東遷是歲秦始列為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乆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强禮樂刑政寖尋隳廢而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于是始之删詩則次王國之風叙書則汔文侯之命著東周之不復興也夫雅者朝廷之樂而風者國土之音也

文王之詩列于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于國風仲
尼何容心哉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于蔡康之于
畢穆王之于君牙皆一出而下敬命至于平王制命于
申天下莫知有周也當其蒙犯跋坱一命文侯而遽有
弓矢之貽由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欲復雅渠可得邪
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
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癉
童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遲三

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之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之書孛皆辰次此何為而東之邪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名此何為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郟鄏以為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為西垂大夫地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强大逐犬戎祠西畤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

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為書法不諦瑞麟曷為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為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述豈自為邪聖人之意實不在于是邪夫麟王者之嘉瑞也孛彗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涕沾袍遂放筆而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柰何腐爛之儒為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滑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

摇人惑衆者類淫巫瞽史之為聖人固不為也至于感而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人之至切者也奚為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如秦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别别五百歲而復合合十四年而覇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微掃東井大史張孟亦告苻堅謂不一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為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予述路史既及

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麟説

或曰夫子之解獲麟辭則徴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于匡拔木于宋窮于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一十二國役役以終其身是則令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子之紿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即之者曰謂禍可避此中人

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違也故必身從艱棘以眪其致匪自已而猶或可濡也若以令之不知命者為之則必敗于匡必㢡于宋不蹶于衛必勃繆于陳蔡矣代之人以顔淵陋巷自樂而無趹踣為勝于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為學也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謁虔曰孔子稱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末當有大亂而先生當汚于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世隆一日目典籤李黨索高齒屐筆于

簫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于此既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訦不謬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幼也嘗訊來詳于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方伯而吾孫為屬而張熿藏之告蕭儼亦謂繼此二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戹于三尺土下六十一而刺蒲十月晦而禄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卿刺徐而浦丞于蕭儼後亦以失職堉于高麗土窟者六年

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違其畧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况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于堯始于舜不終于秦終于周世不知也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公患之于是内犁鉏之計歸女樂于季氏而孔子行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揺都市于是趣宋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衛將之于趙聞鳴犢殺屆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昭將聘而封之子西沮之還

復于衛亦有意于衛矣而靈公者老益荒怠也違夫子詭而問陣退命駕而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子于是自衛反魯盖春秋六十有八矣按左氏傳孔文子將攻大叔訪于仲尼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之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與論語所載盖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五十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賔公林以幣迎子乃歸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行之次故著之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以為萬世之典法返魯盖

六年而坐奠之祥作其惛惛于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于其末是誠何意哉藏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知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不憂已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秦燎為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為重繆公之改過則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為改過乎嗚呼小白一覇而陳完來魏丕受禪而仲達舉服卒之歲劉季肇生

齊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成元吉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剥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于周奚惑焉成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公周之異姓見微豈止于聖人哉如其不然則顧有以詒我惟毋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而已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為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潔

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于天下後世而姦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口實真可謂不幸矣微子紂之庶兄也其去商也盖以紂錯天命蟄亡將至而將不免者于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為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數諫不入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後商太師少師挾祭樂

器以奔周武于是乘以東伐于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為太師疪少師彊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于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為商紂之亂微子即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去也豈茍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遅吾行者

特欲二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遯于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遯荒野以自免于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即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子固恐一旦溘先脩夜則無以縠先王而欲各盡其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天屬挾彞器

而屬之異姓之仇乎覩成敗責宗戚此項伯之所以為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為而謂仁人為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于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武王其肯絶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祥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貽戮曷補于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甚戇有不為而謂微子為之乎方商佔危微為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為仁若棄商而歸周則為叛謂仁人者

決不叛君親于危迫之際而叛君親于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甚氷炭也况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許子面縛啣璧衰絰輿櫬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既滅而禄父已封之後其去商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遯去者特以跧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比死武

王舉而踣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于間也何以覸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遼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吕望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棄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葢武克商急于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即武庚而立之未暇于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見王乃祓而復之微曁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

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璧昌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史遷本紀以為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于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佯狂為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于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于孔子然而賢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并覈

氏姓之牒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牒别自一家也是故有内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舊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于是事類始有棄大而録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為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也爰表世系盖欲景文之為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今異傳諒可歎也予述路史既歸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乃為之紀而復歎後世氏族之不講也夫

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由叙風俗之所由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咸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恊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歴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為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為蝮揚為梟蕭為蛸孫為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由焉王為可頻李為徒何楊為普陋如而蔡為大利稽此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奈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由乃復妄為之説如以雙姓為出蒙雙奇姓為

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本冠軍皇本三皇兒因語兒終因六終春則自于春申有則自于有巢居本于先且居西本于西門豹謂為象麗之變謂冷為冷倫之訛芻因于牛哀之食芻玆因于才子之宣玆審出于面勢之審由此何典故又若以童為出老童而洪出于共工箕出商紂伊由唐堯昌由昌意累出累祖眄出于眄叔季載而畢本于畢耳之國其妄繆何可槩邪上世書必同文而後世儒流視為小伎漫不之習無惑乎氏姓

之失其統也且以名山非必從山名鳥非必從鳥草木之名豈皆傍施草木蟲魚之字奚必側設蟲魚是則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今也不原其始而謂邾郍酆郱䣅郅𨟻鄐郾鄅鄞鄶鄣䣐邡鄏䢵鄪𨚼邵鄖鄘邴鄎鄩鄿䢊鄃邘郜郕𨛖鄸䢖郿郙之類皆因失國避難而去邑不知從邑者乃後世之俗制古布有也張納碑言張本張星柳敏碣言柳因柳宿果何據邪盧雷陳甄既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惟不學之過哉亦不識字

之所致也往予嘗謂王羲之弄筆寫林禽為來禽而世亦千年弗知反為說曰果孰禽來而以為名俗儒之可笑類如此東方生曰來來為棗而棗陽本棘陽也予以是知文士士棘祇棘據之改為棗非避仇也昔者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以是軀其必亡而隨之文帝惡隨之從辵乃去其辵以為隋不知隋自音妥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也守祧既祭則藏其隋亦云釁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則書名之讖其禍如是然

則君子可不知所戒哉今夫百齡之木柯十而枝百條十同葉萬同一根抵也使盼其葉而曰是云本遠是不由于其幹可乎是故循其枝而求其本則易從其本而求其末則難三代之君獨商周為長世故其為氏姓也尤繁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又綴國名紀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索之則民德歸厚矣豈徒區區之虛文哉

路史卷三十五

路史卷三十六

宋 羅泌 撰

發揮五

堯舜禹非謚辯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唯一隅以求經天下之通患也夷益棄契皆名也而夷棄獨以官稱稷棄益稷虞伯后稷司徒皆官也而契洎益何爲以名著耶古之人要不為是拘也名分之際要不可亂非此則唯取其辭之順而已書曰咨伯謂宗伯也即秩宗爾伯爵也亦非

字周五十 予述路史既推堯舜禹之爲名矣復以放勲以伯仲
重華文命爲之名學者疑焉謂放勲重華文命昔之人
或以爲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爲謚鮮有以爲名者
曰否皆名也謚不出於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
於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王皆非謚法知之也夏世
帝王猶以名紀至商始以甲乙爲號故湯名履而號天
乙外丙沃丁大庚小甲皆别有名世不知也世本云湯
名天乙妄矣唯湯名履而又曰舉世不知也說張晏顔
師古等以爲禹湯皆字亦非特商國中一邑名爾故潛
夫論商後有湯户令相之湯陰古北陰之
地昔桊伐湯是也曰成湯者猶成周然 死謚周道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世有謚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羼入之盖始於白虎羣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爲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爲謚則棄契垂益夔

龍一皆爲謚而後可有鯀在下曰虞舜是豈鯀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唯書帝而弗復書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按舜典未受禪命則惟稱舜其稱帝者皆堯也及文祖之後始稱以帝唯首咨四岳一稱舜蓋方求代之初所以別於堯爾且舜典所稱帝皆爲堯三謨所稱帝皆爲舜亦宜審取昔魏周訢謂魏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舜名是古未嘗以爲謚也然則其説謬於漢儒可

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爲名其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勳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至極者也重華者繼明也紹堯之後唯有光華而文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乂在官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之屈孟之書此無意之言而又出於秦漢之

前者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爲無所本矣王肅淺陋其家語全取大戴禮五帝德惟去其放勳重華文命與赤帝爲炎帝之語且易其秋乘龍與教熊羆爲猛獸之説特未達厥指爾説者又曰放勳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爲之號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邪以類言之則允迪當爲臯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謬矣夫禹臯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叙書者之曰也云若稽古大禹曰文命者此史官之曰而秪承於帝曰者乃禹言也葢所謂敷於四海者敷土也禹既敷土而後敬承

於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各異臯謨則不然其云臯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臯陶之言爾故禹復之曰俞斯可質矣惟協於帝者舜之德而敷于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如是其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爲不侔則重華之下尤不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舜禹帝者故世有號以尊其名臯陶人臣自不應有茲益可知大抵陋儒敢於為妄章句之學雖不可泥然亦有不可攷夫經指之久晦正以章句之不明也鄭少梅云放勳重華文命史官以此稱堯舜禹之功

德後世因史有是稱遂以為之號如子貢稱孔子天縱將聖後世因謂孔子為將聖然允迪不可為臯陶之號故不可以為稱程子云放勳猶言仲尼或曰夫子云

或曰孟子爲信則謀蓋都君皇父謚既以爲舜之字矣奚爲廢之則又非也揚雄韓愈李翱既有辨蓋都鄙之君云爾一徙成市再徙成都都之有君自昔然也

雄翱云都鄙之都愈云張以都爲于非也君于都爾

抑又論之名以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也名有五以德命爲義斯之謂矣

堯遜也本只作垚从三士後下加凡云壘土而高非也舜轉也變也从中中戾拚轉之意後加夊奕字赫盛貌故變華蔓蘩葬槿華䋣反皆有舜名禹舉也从宂九禹承也外柔而

强出禹同意若夔龍類古人名多有此廣雅云堯嘵也鄭禮記云舜充也　篇云禹舒也是亦一義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後世影意之論各詳紀注　嗟乎堯舜禹之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唯如此而已後世從文制爲號謚縁天以誄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天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之後加增重複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邪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軼則唯曰放勳曰重華一二言已足矣茍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訕毁也故孝子仁孫之欲

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曷聞以號謚繁多之爲貴哉莊生曰夫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没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以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者其爲不遜昧去就甚矣

論謚法 書蘇洵謚法

古之法行于今者唯謚行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

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為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該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强為君臣婦女之别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太平興國八年八月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惡謚十七字為三十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奏廣增五十五字皆可用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蘇洵于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刋其重複以為法雖其或得

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唯其必欲以堯舜禹湯等入謚而謂其法起於三皇五帝之時則大繆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自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槩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盖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行推而宗之爾乃若甲丙庚壬乙辛丁癸何由而為謚哉若古論謚為法最簡故賈

山云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
然猶不見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為二書邕無不
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
乃出於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為最繁雜而春秋者為簡
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而不傳則知三書洵亦
未嘗見也按洵書云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
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母其著者也
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于穆天子傳匹夫

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比楊侃為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謚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乃不知元帝之母許恭忠而高帝之母媪已有昭靈之號又何邪五年二月甲午日昭靈夫人五月辛未日昭靈后見之後書紀論邕不攷見而獨于和熹以為當然豈禮也哉婦人無外

行者也是故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
秦嬴鄧曼陳媯燕姞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
文嬴與夫共宣莊之三姜此以謚從其夫者也唯死先
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
後死而殊謚抑何典邪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
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禮不下庶人而謚者非下之
所造也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蔡暉子穆輙正加以貞
宣及穆之死豈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豈亦不知禮

邪其貽譏於荀爽而見誚於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為名教而後世之謚也為辱典東漢莎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何為邪然則邕之違禮豈唯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流及於藝術與緇黄矣名器之失孰甚于此顧不謂辱典耶

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 臣瓚

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再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而九作伯

也王制制三公一命衮有加則賜夫三公八命更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服同矣春秋書錫命者三此侯伯之命公羊以為加衮服者非左氏説為命珪使執以朝晉羊玄云珪者諸侯朝覲所執成公八年乃錫則三年如晉何執哉是知命者策書教令也然覲禮諸侯奉策服加命書其上而文侯之命亦有秬鬯之類則命者所以將之爾非專教令也故子思子曰王季以九命作伯而文王因之記有九錫蓋九命之外有加賜者或以為九命者非也鄭司農許異義以九命與九錫為一蓋以禮言人子三賜不及車馬而九錫有車馬遂以為三命受位則賜車馬不知九錫車馬牧伯有功始賜宗伯八命作牧注侯伯德者加命得專征傳晉文侯受賜皆九命之外故康成知與九錫不同在春秋說以車馬大輅一玄壯二駟衣服衮冕赤舄

副之樂器軒垂六朱戶彤其扉納階納入也鑿堂對陛入為小階虎賁三百夫虎賁三十可也云三百者蓋因牧誓有此文譏之鈇鉞各一弓矢彤弓一矢百玈弓十矢千秬鬯一卣圭瓚副之為之九錫後世不能改張華記同亦見禮含文嘉禮外傳以朱戶在虎賁下韓詩外傳以虎賁第三樂器第四朱戶第六弓矢第七鈇鉞第八穀梁傳亦以七弓矢八鈇鉞非是皆後世遷就之說若昔先王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其功大者其祿厚其德盛者其禮豐叔旦有夾輔之勳師望有鷹揚之烈是故並啟土宇并受備物宣王中興召虎是賚是故釐以圭瓚告於文人皆所以表元勳異賢哲也彤弓之

詩天子之所以錫有功諸侯者也平王有犬戎之難文侯是保是以有弓矢秬鬯圭瓚之錫爰及襄王楚人不供而文公是賴是以有輅服虎賁弓矢秬鬯之錫出於曠典俱匪常秩曁漢武帝詔議不舉者罪議者乃謂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而應氏遂以九錫天子制度尊之故事錫予但數少爾臣瓚乃云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齊桓晉文且不能備令三進賢而輙授之此殆不然當只受

進賢之一錫爾台竊求之議者之説蓋出于虞夏傳其為説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再賜秬鬯三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禮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未賜弓矢則不得專征未賜鈇鉞則不敢專殺大傳云諸侯賜以車服弓矢者得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于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于得專殺之國不

得賜邑者資邑于天子之國然後祭此晉文公所以執衛侯則歸之京師也平王錫晉而書紀文侯之命者聖人于此見征代自諸侯出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勲業更茂蔑以加矣是故制之褒錫以寵綏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章其德樂器以頤其神納陛以節其陛虎賁以衛其軀朱户以表其居鈇鉞以重其威弓矢以資其權圭瓚以廣其孝盖有之矣其數比之九命所以尊有功崇有德也宗均禮含文嘉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周旋可觀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佚其體長于敎訓内懐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閨房不媟賜之朱户以明其别勇猛勁疾執誼堅

强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内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親睦九族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其義盖有備矣然書傳亦自有異禮外傳云車馬以適遠代勞衣服以飾體象德樂器以和情朱戶以表飾納陛以升降鈇鉞以飾威虎賁以禦衛弓矢以征伐秬鬯以享宗廟然事於經無有明文厥自後世頗亦多有受其典者而大率非家事是以劉頌梗趙倫之事云漢之錫魏與夫魏之錫晉俱非可以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宣帝悉無是舉亂舊典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也九錫之議竊謂無所施之文若固惜於曹操安石秘吝

於桓温是皆深達國體者也通典一衣服二朱戸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武賁之士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此本之公羊說非也又云大國不過于九次國七小國五尤非公羊說一加服餘同

瓚駁漢儒之議當矣世莫知其誰氏盖薛瓚云崇文書目及漢書序攷皆不知為誰氏或云于瓚史記索隱以為傅瓚皆非乃薛瓚也瓚有集注漢書極博通云

巽禪非求為異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為美談重不幸而姦人搴以藉口堯為天下七十載其明于憂患世故可謂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為天下于是謀賢而巽之巽于

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揚側陋始得舜而庀位焉舜之來也堯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于四門賓之百揆納于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索爲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得而輕也及夫典職數載績用既成于是舉天下而付之其付之也特不異于寄器其鄰顏色不變又非其易之也得其人則不得而不授也昔之試令之授皆堯之所不得已也夫以四岳之賢付之以天下皆能以朝諸侯而不斷以予之

以四岳之親首膺巽命皆可以承重器而亦斷不自受乃皆屬之四海在下之一窮人然則重華之登舉而付之堯何心於其間哉嚚訟嫚游天方廢之堯顧能違之乎特亦不過行所無事在賢予賢在子予子唯天所命而已矣夫天之所予豈偶然哉必其有德見于天下者也天之所廢亦豈偶然哉必其有罪見于天下者也是故君薨而世子生且猶不廢以世子為不得罪于天下也不可予而予與可予而不予俱廢命也黄帝而來皆

予其子而武王不以予周公然則堯舜豈求為異也邪借使朱足以授天下吾知其不以授之舜使其時而不得舜吾亦知其必不授朱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已矣至于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道愈隆則以為有所矯為乃諄諄以為説而詭特之行行矣中材之主循其名而昧其致不知德之不足事之獲已而額額行之反道飾情以兾一時之名幾何而不亂邪吳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立

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噲之失國可以監矣是皆樂為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閭而子閭亦不之聽後皆無亂是三子者非貪于名而為辭也非惡其富而不為也誠知一避之為重而國為輕也使三子者從而利之則亦頻此亂矣蓋嘗言之虛靜者可以集事而無欲者唯可為君世有得道之士能化黄金丹砂一鎔成金一鎔成白鑞一斤

得金四兩及耄求其人而授之寓其神於風監者數十載矣其所閱者幾千人矣莫予叶也一旦得無欲者然後誓而授之不得其人則寧沒而不授何也懼其黷貨妄作而將及禍失吾知人之監也夫以燒金之術而受之者必無欲而欲之者必不得而受則巽禪之事從可知矣是故巽以天下非難也得其人之為難以天下巽非貴也合于義之為貴堯舜之事豈求于異而可為哉德又下衰亂臣賊子盜竊名器乃至矯飾詐偽致惡聲

於聖人曹丕之攘漢也登壇而顯言曰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爰詆孟軻荀況以為不通禪代之變而自比于嬀汭納漢二女明勒麗石其襲偽業姦以傖囊天下非唯無恥乃有源流復以盜賊之行加之聖人何聖人之不幸邪嗚呼世無聖人使堯舜之道不尊為此曹玷褻者庸儒之罪也昔姚萇固嘗令尹偉馳說苻堅求為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苻堅一介妄人猶知守此顧儒名而反惑之邪或曰若子

之誨則巽禪之事其不可行歟曰否不然也禪者聖人之事也自非得乎聖人則亂不止也堯為父舜為子則巽禪為可行矣台嘗十復風雷之事感世之賢君尚慕美談多以禪而名亂而亂臣賊子售其姦者交援此以自蔽恐世之君子因以禪為德也勉為之道

辯帝堯冢　明舜禹事

古今之事緒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為難於究竟堯之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大

牢祠堯于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元和郡縣志堯母廟縣東南四里堯陵縣西三里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紀載于碑正觀十一年禁樵採而王充乃云堯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春秋奠酹道死南巳之市而葬蛩山之陰盖儀墓爾論衡曰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與蒼梧舜墓之類非實葬所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陽鄗善長以為非亦此類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言靈臺碑以為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粤稽地志及范曅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

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其葬處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疆埸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呂

春秋云成陽山下有穀林是　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塋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即庸俗所謂囚堯城者　鄄城東北五里有堯城竹書紀年以為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在是演義囚堯城在相之湯陰又濮陽有偃朱城在鄄城西北十五里竹書謂舜既囚堯偃塞丹朱于此使不得見褭宇記以載言所録不欲去蘇鶚謂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而山海經放勳之子為帝丹朱故劉知幾疑舜既廢堯仍立其子俄又奪之而又謂任昉記朝歌有獄基為禹囚虞舜之宫竹書而謂讓國為虚語荒矣　抑嘗訂之盖其遜位之後作遊于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　漢志堯作游成陽游都也盖武王之牧宫漢祖之沛宫周禮所謂國游者三齊畧云廣固南有堯山巡狩之所登者頂有堯祠豈其所因哉　何

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譎者也其讓王之説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簒竊之一言使差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從横自賈者也其説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世主説其言而不之辨則姦人愈反而説之曰古之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偪土而求其利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而自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也嗟乎以韓非之輩猶能破其説于處士横議之時而今之學士乃不能毆其惑于聖哲

清明之代可謂智乎因三思之是盖魏晉之事而竹書又出於魏晉之間則其當時逢君之臣為主分謗而附盖之不言而諭爰復偵之燕之慕容盛晉之傖囊奸義者也甞稱商之太甲而以伊尹事同夷羿郎敳之徒雖能初與之較而終以屈聽更譽其言之當而令竹書果有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乃知逼于一時雷同詭隨謂白為黑者衆矣韓非子之說甚明盖戰國時已有此妄竹書紀年云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太甲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夫太甲之事見于尚書孟子此為可信故左氏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玆足明矣杜預猶以竹書而疑伏生之昏妄況知幾者按書太甲三年已復政乃陳戒而作咸有一德伊尹沒太甲子沃丁葬之復命咎單訓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作咸乂烏有甲立其子與七年太甲出殺之事高宗亦云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又曰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畀阿衡專美有商皆賢之之辭也夫以後王極誦休烈如此何有如是之妄說哉此太宗皇帝所以稱其特立而謂疑義之不可訓也

夫治古之事曲引而說之何不可哉知幾之妄泌請得以佐其說而盡破之毋俾世迷得以引戈而議其後伯禹曰毋若丹朱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是而史記

亦曰朱絶厥世撫此附會則知幾之說牢矣鄉使知幾
援此自證則將遂信之乎我無是也夫殄世者不繼世
以有天下也豈絶滅云乎哉方堯之遜位也將遜之語
先聞于岳薦之前而使嗣之誠已見于側微之日及其
出也然後女于畆畆試以百為如慈親之育其子含飴
樞葆由小以髙大豈若凶殘畀類悁日玩歲處髙據勢
怙寵冐權而為偪邪舜之事官也以之嶶典則必使其
從以之賔門則必使其穆逮其底績然後致自大麓格

于文祖若蒲輪而赴京綏轡取程自適而之遠非若輕狷少年不召自至衝尹突踝蹶坑墜塹而後息也雖然犬豚晁鴈之徒智不足以知聖人汚自昔然矣先聖垂教不俾世疑堯舜之事二典自備膚學者自昧之舜之聰明堯實聞之及將使嗣位時尚在側微何有逼挾之事且舜之未舉也堯先以其事咨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舉舜則是未得舜之時堯已有巽禪之意足見堯心本不為舜而巽也知此則知聖人已知天下後世之有妄學而必存其始末稍疑者不以之垂世矣而文忠公之跋亦何足邪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為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之成昔成王封毋

弟于成後遷於成之陽遂曰成陽十道志引左傳衛師入郕即成也寰宇記并史記武王封季載于成之而城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陽漢於此置雷澤縣之國令之兖州是矣不得為一也趙明誠黄伯思洪丞相皆有說其云廷尉其姓名磨滅據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脩堯靈臺黄屋三十餘而靈臺碑言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掾輔仲君則知為仲定矣至言漢受濡期則又以為不知何語此葢指言漢氏承秦之水運而巳夫君子恥一物之不知而病聖賢之失世而公以為久遠

難明之事不知不害為君子君子博學而反約令也晝

論舜不岀黄帝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尤不得而廢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堯也受之于堯于是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攝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則復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

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唯推本帝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為配也義也禘于員丘黄帝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於國之陽帝嚳非虞氏在廟之主也由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嚳嚳傳之摯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之所祖為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為家于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

虞氏之親也自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鯀是也是鄭亦以舜爲不出高陽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云受天下于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爲堯而文祖當爲顓頊帝嚳舜禹之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至有天下從而宗祖之謏以是知顓頊帝堯爲虞氏明堂禘郊之祖幕而宗洎瞽則祖宗于廟盖自幕以來㣲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于廟禮亦宜之此記禮

者所以唯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慕與晳于其禮之盛者著之是經權之詭也抑固攷之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為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既堯之五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況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穆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唯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玄囂高辛之姓皆累

世不易唯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為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于從孫舜受天下于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扃何以不謂之巽位商周漢唐若此者亦衆矣胡得獨稱堯舜乎唯堯能以至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鯀夫故得為傳賢之帝唯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功之賢臣故得稱巽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

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于是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岳薦然後舉之歷試諸難如此之艱而後授之若曰出于側微則舜之德間非若顓頊之出若水帝嚳之出江水特出而授之盖堯以為非所當授而授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為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俾之為政逮夫厭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晏然與鄉無以異者此其必不然六

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曰裨竈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為顓頊之族是則舜為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爾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帝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為楚然吳回之父其王木也昌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賢哲有以知之宜不可以放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申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隨當滅陳陳既滅于

隨矣然陳之必毁隨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

楚隨火屬則自古以來水必克火曷嘗有火克水邪且陳

承土隨火且猶生之巳酉土嵗而顧反為殃乎其不由

此明矣泌以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

異代之問而孔子有名伯甘棠之答不獨為子羔發也

舜不幸以孝名 井廪事

孝道之難言久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

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悌

乃章奇有吉參有皙而後孝之名始著龍逢比干忠著
後世桀紂惡也伯夷后稷忠噎當日堯舜賢也忠臣不
顯聖君之代孝子豈聞慈父之家哉舜之大孝此舜帝
之不幸也韓忠獻言古者聖帝明王爲不少矣而獨舜
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
足道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如之
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處之疏爵以
榮之難不死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

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以臣奚送焉言不用而
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聽而以送之是僞送也故忠臣
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禍死事而立忠不爲全矣
是故大賢寡可書之節衰亂見易名之行世不危亂奇
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父兄必慈良則孝悌之名
無所見矣帝舜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豈其所欲哉自孟
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著鳥工龍工之說且以
爲瞽叟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豕往終日不醉而史記

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如是特左慈之爲羊劉根之入壁者豈拘羑厄陳之事而柳衆且辨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天祐高帝匿井脫項羽之追光武乘氷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詐言人謀天算世固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既惡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浚之迂哉豈凶人之爲不善亦猶有所愛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誠决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傳則無道之心雖父子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

固可理致而不可以迹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於姦爾既不格姦則瞽叟已底豫矣叟既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何躬為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玆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遼遼如萬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

黨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匪
軻志也唯玆臣庶汝其於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
思君顔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
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録曹公平素之語而
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差亾國之辭也言以春秋
事殊乖越然則規前羼後代有之矣奚獨於此而疑之
哉且渠乞伏儒雅並之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乎正始
僞脩混沌何代無有不弔昊天節南山也不憖遺一老

俾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疚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爲諞孔之辭哀公顧亦集詩言而諞之乎故曰稱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大麓說

孰謂說經之誤其禍小哉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爲大録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爲麓者領録天下之事若令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録尚書事而魏晉而下權臣之將奪者一以命之肇亂

於此嗟乎六經之不明漢儒害之也唐虞之際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執事之臣無踰於百揆矣豈復有領録之長職哉録尚書事自東漢年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録尚書事章懷注肅宗紀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録尚書事由此始誤也西京無録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王鳳止領尚書事爾夫所謂納于大麓者歴試諸難之謂而其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弗迷爾陰陽之和則風柔而雨順令也風烈而雷且雨非大動威則陰陽之不和者也乃更以爲陰陽和風雨時邪聖人之立

言無若是也云大録萬機之政故陰陽和諧烈風雷雨各以其應而不迷錯愆伏此孔鮒所記以爲孔子答宰我之言安國附會之非聖人意也夫以麓爲領録烈風爲陰陽和不迷爲不愆易春秋論語無此類也風之烈雷而雨豈得謂和且時哉竊以太史公之記觀之謂不然矣其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謂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而行不迷惑其與劉子政列女傳遜於林木入於大麓之言俱其實迹如是豈領録云乎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王充已非之李文叔乃以子長爲不知經而蘇氏書解與古史皆論如子長先達多不能决張九成云處之深林大

澤之間凡學聖人若當自其難堪處觀之也　按攷大麓則大陸也故趙之臨城隆平鎮之大陸澤也一曰沃洲是爲廣阿澤漢之鉅鹿廣阿縣隨爲大陸即今邢之鉅鹿密邇於趙故酈元注水經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澤在今鉅鹿縣西北五里地即廣阿澤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寰宇記在昭慶一名大麓一名鉅鹿一名大鹿一名沃洲隋國經云大陸大鹿廣阿一澤而異名麓鹿通用也淮南子九藪趙有鉅鹿而爾雅晉有大陸呂春秋云晉之大陸由趙之鉅鹿則爲二矣統之則一也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堯試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欲使

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令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始皇二十五年滅趙為鉅鹿郡縣即唐之昭慶矣禹貢大河北過洚水至大陸然令大陸與河遠不相涉唐成書傳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按降在信都密近鉅鹿豈容千里宜此謂絳然鄭音為下江切謂即共縣之淇鄘氏非之

今柏人城之東北有孤山者世謂麓山所謂巏嵍山也記者以為堯之納舜在是

十三州志云上有堯祠俗呼宣務山謂舜昔宣務焉或曰虛無訛也

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曰虛無山在西北四里高一千一百五十尺城冢記云堯登此山東瞻淇水務訪賢人者也巏嵍王喬所㕣顏之推與王劭見之以示魏収収大驚歎及作莊

嚴寺碑用之而之推遂以入廣韻音爲權嵍然嵍本音旄故亦用旄字林乃爲亾付亾夫二切故玉篇止音雚旄瑣言載馬郁贈韓定辭云別後巏嵍山上望美君無語對王喬蘇子聰愛之不知爲平聲矣仙傳王喬爲柏人令於東北巏嵍山得道故詩銘及之

虞夏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劭以謂麓者林之大也故康成云山足曰麓麓者録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録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而孔說乃如彼夫子長受經於安國顧豈不知而故倍其師哉蓋有以知其說而當時之

有見如此也_{遷受書於安國}嘗竊語之爲其難則易斯至矣堯之試舜亦可謂多術哉震雷虩虩且喪匕鬯以烈風雷雨而行乎茂林翳薄之中孰不禽驚麕怖恐懼而失常者而舜方此泰然不迷豈唯度越尋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實相也歷踐至此天下無難者矣或曰泰山之麓禪代之所易姓受代故於此乎告之夫堯之觀舜也試之者三年矣於人民則五典從於朝廷則百揆序於賓客則四門穆夫然後納之大麓以觀夫天意之從不既已

烈風雷雨之弗迷然後授之而舜方此謙遜未遑受也既未受禪豈有先告代於泰山者乎雖然其所以納之亦必有其禮矣其不禋柴寅告而遂納之未可也惜乎其不傳爾封則于其家禪則於其麓封禪告代之禮也納之之禮盖可知矣抑又訊之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然則堯舜之事斷可識矣盖天下大器王者大統授受之際得不歷試諸難而决之天哉虞傳云唯五祀與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也詳著紀中嗚呼禪以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周公遭謗天

且動威以章周公之德况舜禹之事邪然則堯舜之所以納之大麓者豈唯使之主祭哉實亦薦之天其所以薦之天者抑以盡其命而已矣命者安亂禦妄之正理也論語二十篇終之以不知命而令之君子皆曰孔不言命夫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與命與仁豈不言仁后稷之生鳥翼羊腓齊頃之誕貍乳貚嫗后稷之事詳見生民名之曰棄其事明甚齊惠之妾蕭桐子有身賤不敢言生頃公棄之野貍乳之貚覆之故長名無野昆莫之棄野鳥銜肉東明之擲豕嘔馬噓是豈人為之哉昆莫生棄于野鳥銜肉飼

（之凶奴收養後王烏孫槖雖生東明棄之溷豕嘔之棄之廐馬噓之後王扶餘）小白中鉤棄疾猷紐俱本天命漢高帝唐太宗夫豈項羽范增建成元吉之所能謀邪陳橋之歸契丹自退（報退與受禪同日）澶淵之役絞車閣發（中夜射殺撻覽）是與淳風之不肯去武氏肅宗之不能圖禄山皆若有鬼神陰沮于其間者（肅宗嘗名禄山過東宮傳酖將飲飛鷲落泥其中自此不至）而況河圖洛與生民玄鳥之類卓然見于詩書者多矣焉可誣哉奈何鉛槧之夫諱言符命遂使小人不知天命皆自謂智角立黨與相擠以傾人

之家危人之朝者不勝舉至有因夫一夢一讖以訌國
而速殄者其視大麓之事為何如邪然則符命之說其
可廢哉彼以或者推言太過流入讖緯如孔熙旺孟先
以速禍王莽公孫述之徒汯以篡竊而隋煬帝唐太宗
武韋之流又因之以濫殺于是歸罪三代受命之符舉
而廢去者亦矯枉過直矣不知聖人未嘗廢也

韶說

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韶則三月不知

肉味抑不知韶簫之音何如其和而其為感之至於斯邪予既紀虞帝觀唐書見后夔之論樂然後解矣寤曰韶至矣乎一代之治至于樂而極矣而韶者又今古樂之獨隆者也今夫黨巷之聲有不可常理詰堯舜之事固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草者不能為行能隸者不能為真真行既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真行備今古矣而胸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乏忠恕之行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之韻故雖銀鉤蠆尾八

法具備特墨啓之一長爾求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奕清舉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帝簫韶之樂所以俟孔子而後知歟夔之言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于有以見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失其情也兩大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為推美舜德而侈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感且樂作之朝廷

郊廟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壖之護郊有營衛之禁百獸何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怪邪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闖然坐堂上乎吁茲亦挾兩厓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而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為之格鬼神為之感而況于百物之顯者乎聲律氣臭先王之所以通物類而交神明者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于是有蕭鬱以達其氣化之而弗至喻之而弗及于是有鐘

鼓以達其聲至其肸蠁潛通冲虛軮軋而于于愢愢或接乎其左右氤氳妙絪幽遠畢而鳥獸百物亦且咸得其樂是故九變八變而天神地示舉為降出幽明之理默然相契若祝而雞集呼而虵至有不可以言語詰者蓋樂也者通倫類之鑰而置神明之軺也周禮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說者以為大者易感小者難格此何語邪或曰六水數八木數水者物之始而木成乎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故天用六而地用八宗廟以九所以法天之終數斯亦妄矣天下之物孰不成于地哉且六變所致之物以羽物配川澤贏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土地所宜

之物皆不同焉又何邪聖人之于禮樂也惟致其至而已樂作于此物應于彼雖聖人亦安能必限其至于一變二變之時哉唯致其至斯有以知其必降而必出蓋所謂降出者非必如是而有時乎如是爾詩云先祖是聽而禮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又豈若釋氏之徒以或見齊其不見而以不見歸之于必見昔者秦漢垂情祠祀數著光怪悉漢前朝陳寶一祠高文武宣之代百三十有一見初元以後亦二十至此則陽氣舊祠劉更生之所列者高帝時五來文帝二十六武帝七十五宣帝二十五比武帝之為樂采詩夜誦文必爾雅而猶聞者興起用事甘泉僮聲一奏而神光集壇師曠之作清角一奏輒有玄鶴

二八棲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于是延脰長鳴舒翮迅
舞杜鴻漸罷蜀副帥月夜率燕錦谷郵亭奏羯鼓數曲
四山猨鳥皆翔飛忻鳴又于別野登閣奏之羣羊與犬
忽皆躑躅戀旋如其疾徐高下之節此則自然之聲有
以感召非必牽挽而後獲其應也且鈞奏鶴舞歷代亦
已多矣宣帝世宗廟告白鶴集庭孝昭寢祠鴈五色集
西河廟赤鶴下燭起房廣川廟殿鐘聲光明夜徧厥類
非一皇甫政之為越泛月鏡湖有吹笛者俄而細浪旋

湧二龍輔舟如聽夏仲御之刺水也折旋中流為鯔鰞之躍附鮆之引而風濤震駭雲霧窅冥白魚之躍船者八九遽土作曲扣舷引轉而大風應至含氷潄空雲雨響集逮其集氣長嘯則煙塵頓起蓋樂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中聲之和駿發其外則空穴為之來風丘岑為之出雨草木魚鱉翹摇咸若亦自然之理也變四時暖北方固有不得而不然者魚出聽馬仰秣顧常人有能之而况聖人御天賢者攷樂熙孝治以嬍仁

聲則其致神響之格飛走之感理宜然者且鳥獸之喜聲性與人同而鬼神之情亦樂音也樂五教反而況笙管有鳥之聲鐘鼓柷敔有獸之音苟得其中則頏空跖實之等蹌蹌乎四海之内而率舞乎椒溝之間矣亦奚必蹁躚虞氏之庭而昌止盤辟夔之目前邪火木相感而然金水相際而流孰匪自然如必一為之説則事有不得而言者故孔子曰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李後主演樂記曰鳥歌嚶嚶以其彙征鹿鳴麌麌以其類聚情發于聲而流于

音則感動之理追于鳥獸而況于人乎夫以人而不知夫樂是同芻人具質而無心者也豈足言哉方鴻漸之作樂于利州望喜驛見猨鳥之感乃大歎曰若其于此稍致其功猶能及此況聖人御天而賢者攷樂乎王充云鳥獸好怨聲其耳與人同何為而不樂然以率舞為可信而風雨癃病為虛言謂樂能亂陰陽則必能調陰陽如是則王者奚必脩身正行唯鼓陰陽之曲則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彼蓋以為一物一事即可以致其和夫亦豈知道德仁義政教為大樂之本也

大抵溺於人者不可與言天狃於俗者不足以知聖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以莫不寧而鳥獸魚鱉亦復咸若周王在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而說者亦以為是夸美之辭是則先聖仁人莫非

誑矣聞易水之歌者至于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于流泣沾水則遜羣后諧庶尹非汎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為之長歎罷圍劉疇吹笳而羣胡為之倚泣卻去則格有苗馴虞賓非溢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縱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況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晨衣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況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黄鸖下籞中吕一叶而黄鸞繞林然則鳳之羌羌又何足異邪雖然是特類之相召烏足上窮虞帝之妙哉

若夫南風報德之絃其所以阜財而解愠者雖目窮乎所欲逐耳窮乎所欲聞有不可得而及矣且時聞之子之如齊也遇童子郭門之外挈壺而俱其視精其行端子謂御者趣驅之曰韶樂作矣比至果聞韶焉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為樂之至于斯兹其所以悠然不覺發也嗚呼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寢夢而見周公學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

虞氏之廷際九官之肅穆而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為慼悅于至彌時猶口爽也惘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味之在彼哉啜醯而口爽嘬梅而齒齼固有兼旬不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醯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字為音豈達聖人之口耳哉

夔論

自知審音者言有所不慙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而

必期有以自效盖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見肯與區區草木同炎而共盡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於讀如烏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賛夫韶曰戛擊云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盖前之語夔之喜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叙其樂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収功必效而無言之不酬也夫以舜之樂得夫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而益章此夔之所以屢

道其功而不遜者誠所不慚故也昔在先朝李炤欲下
其律乃自言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夫以炤之
為樂而自許已如此則夔之樂為可知矣李炤鍾見長編嘉祐元年
八月以仁聖之君而得夫夔臣以孝悌之治而媲之仁聲
則其崇德象成參偕造化與天地八荒之氣相流通而
無間不為難者此夔之所以自嘉其遇遽許其君而不
疑也劉薛王蘇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為益稷篇之
脫簡複出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邪大抵學者患在矜

管蠡而不識聖賢之事業衆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為甚易聖之所就以衆人覲之為甚疑遺屨失著之徒夫亦豈知聖人之語凡出自然而非以游言赫也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如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由學者億之為果然邪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旣指以夸譀之辭哉明乎此則知夔之所以自期為自信矣嗟夫夔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胄子盖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其賢為可知矣而記禮者乃以為夔不

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禮也夷巽之夔則夔固非不達禮也唯其禮樂兼備特在當時知樂優於禮爾教國冑子直寛剛簡不達於禮者能之乎唯直唯寛唯剛唯簡則知教之所由興矣而温而栗無戲無傲則又知教之所由廢而師道亦裕矣孰謂夔其窮歟且昔重黎之舉夔為樂正也重黎欲益求人以佐帝曰樂者天地之精得失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為不達

禮哉嗚嘻人之好樂也甚矣其不可奪也先王之時以樂合天下之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聞者日興起末世之君視為一技畀付庸瞽啁啾嘈囋唯以取聒是以無益於智又何有於物類之感而啟人之信喜哉人之化感尤在觀聽樂鈌至此此釋之徒所以得竊其鼓舞之權取西俗戎蠻之樂而附之慈悲不忍之聲以感動夫人之良能者而人樂之死復之家禮律所禁則又比其鐃鈢八音者而易其為樂之名度以鄙猥卒

酸之語而叶之曲破以施之服舍之側于是乃有倀倀辟經而品校精否者果何為邪情實之相變理固至是故予嘗謂洒其金碧則釋者萎制其鐃鉢則釋者寂矣于是引而歸之先王之聲敎以動化于天下則移風易俗吾知其不難矣又何俟于異世之夔邪

申都

虞帝之末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為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廐將

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張良為韓司徒云云蓋申屠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愽聞强記亦意申都為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潛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生屬焉沛公使韓信畧定韓也立横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為勝徒然其

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為是乃代王為信都也由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為司徒固也顔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為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為韓名信都謂子長謬去都而留信疎妄又甚

辯帝舜冢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之地遷于負夏衛地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亭然湯伐桀與三朡昆吾同時三朡在

定陶鳴條義不得在陳留又安邑有昆吾亭顯其非是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茔于紀所謂紀市也詳紀中紀在河中府皮氏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又舜冢信矣亦見廣川家學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茔蒼梧則自漢失之禮記是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踈乎孟子言諸馮負夏鳴條伊訓言亳鳴條三朡皆衛晋之地豈得越在南夷哉故賓芊云舜卒鳴條去所都蒲阪七十里無緣葬于蒼梧四千里外而司馬攷異乃謂蒼梧為在中國非必江南然無明文且謂江南抑又踈矣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媃劃地氣高癉在虞夏乃無人

之境豈廵狩之所至邪方堯老舜攝也于是乎有廵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勌劇形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廵狩之事禹為之矣豈復躬廵狩于要荒之外也哉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摭厲王流彘楚帝遷郴及夏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泌嘗攷之象封有鼻今道州故墓在于始興幽明録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即南康記南康縣鼻天子城者亦見虞賔録盖地後貫南康昔人不明為何人乃象冢也義均封於商故女英之冢在商見事劉禹錫嘉話廣記等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女英盖隨子均徙于封所而死葬焉有說别見

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采西城邑池陽與夫懐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虞荆湖之浙虞帝之迹徧所在有風土記上虞有舜冢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歴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又越之餘姚餘姚山記以為舜父所封而風土記乃云舜支庶之所封又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云民思之而立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于姚丘嬀水之汭損石之東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上虞縣之東本作桃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今有吴北亭虞濵皆在小江裏去縣五十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有立石謂之損石俗呼為公蘄又餘姚有漁浦湖與地袠宇記以為舜漁于此洮稷謂湖今在上虞而今冷道乃有舜廟徐儉碑謂是舜之所都而營浦南亦記有舜

巡宿處而道道州學西有虞帝廟營其它葢不勝記如營道廟舊在太陽溪溪今不知處漢以來廟九疑山下至唐不存元結建之州西置廟戶刻表勑并狀信宗時士胡曾權延唐始復之九疑國初王繼勲奉詔修歳春秋降祠版葢皆其後祠之

禹為天子帝之諸子分適他國其之巴陵者登北氏葢從之故其墓在于巴陵黄陵也登北氏帝之第三妃帝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死育既葬于陳倉則其先死矣育即娥皇漢志陳倉有黄帝孫舜妻育冢既皇英各自有墓則黄陵為登北之墓審矣世以湘陰黄陵為舜妃墓而臨桂縣城北十餘里有雙女冢高十餘丈周二里亦云二妃之葬俱繆今江華太平鄉有舜寺湘陰有大小唯登北哀洲圖經以為二妃哭舜而名亦妄特舜女也

氏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為湘之神而其光炤于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氛氛而爭為堯之二女乎舜之二女一曰宵明一曰燭光登北氏之所生有辨別見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何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大荒南經帝舜葬岳山又海內北經有帝舜臺之類有陵臺說別見蓋古聖王久于其位恩沾于倮隅澤及于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也顓嚳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起國廟亦若是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

所封崇爾漢惠帝元年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今山陽縣西四十里高廟也至元成時郡國祖宗園廟百六十七所自高祖至悼皇考各居陵旁立廟并京百七十六園中各有寢便殿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為虞帝之墳邪山海經古書也第首尾多衡決後世不攷按海內朝鮮記云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此世所憑信者蓋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出秦漢非古明矣嘗又訊之大傅符子之書虞帝遜禹于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于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嘗履

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遜禹後十八載乃崩九山皆石峻聳特立亦謂之韶石故集僊録言帝得脩身之道治國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八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歴數既往歸理玆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届者是以蔡雖九疑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令無復墓然則蒼梧之葴有其語而已矣真源賦云因南狩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葢誕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畧而諸生若信蒼梧之言為出于經而

予之言亦難乎為信也李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帝之冡不明自昔以為恨也王充謂舜禹皆以治水死葬于外按是時水平已久柳㮣闢劉知幾之説當矣然謂舜因天下無事肆覲南巡零陵桂林不期奄化而因葬之至比始皇孝武章帝之崩載歸路寢而後成禮又大妄矣書云陟方乃死説者以陟方為廵狩孔氏謂升道南方以死韓愈非其説曰地傾東南南廵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蘇軾亦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為章句後學誤以為經文書云商禮陟配天唯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

則在位五十載陟者為紀帝之没明矣蘇謂陟方猶升遐誤矣盖未見紀年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廵狩所不至言爾傳又謂伐苗民而崩于蒼梧伐苗哉乃禹也韓達云時苗民已竄三危韓非曰商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予既考定有虞若三妃有鼻諸孤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抑不知予之愚誣邪韓子之愚誣邪

路史卷三十六